

中共、蘇聯在巴爾幹的鬥爭

——評華國鋒羅、南之行

尹慶耀

八月十四日，華國鋒動身訪問羅、南，歸途中還要到伊朗一行，其重點自然是在前二者。華某此行的目的，在把中共的反霸（蘇）統一戰線推展到巴爾幹，或許還想藉南斯拉夫作跳板，加強它與不結盟國家的關係。然而，事實可不像中共所設想的那樣簡單。

像巴爾幹半島這樣一個複雜的地區，像狄托和齊奧塞斯庫那樣不容易對付的人物，像上述中共所設想的艱鉅任務，中共派出一個什麼樣的人物，當然至關重要。在中共內部，論實力、論經驗，鄧小平超過華國鋒；論現有黨政職位，華國鋒在鄧小平之上。狄托和齊奧塞斯庫都以共黨領袖和國家元首身分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只好以華國鋒答訪。可是，在狄托和齊奧塞斯庫心目中，華國鋒究竟有多少分量？他能否達成艱鉅的任務？委實不無疑問。這是今天中共無法克服的弱點。

就巴爾幹半島的共黨國家言，保加利亞對蘇聯絕對忠誠；羅馬尼亞標榜自主外交，但仍為「經互會」和華沙公約的成員國；南斯拉夫和蘇聯的關係好好壞壞，狄托對莫斯科既不甘心也不翻臉，南斯拉夫還是「經互會」的準會員國；至於曾經是北平死黨的阿爾巴尼亞，已和中共公開決裂。在此情形下，華國鋒能在那裏編織起一張沒有破綻的反蘇包圍網？難！難！難！

在未談到華國鋒訪問之前，先析述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爾幹（只限於共黨國家）情勢演變的經緯，當有助於我們的瞭解。戰後史達林在歐洲建立了一個赤色帝國，但首先在巴爾幹地區呈現了動搖。

狄托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俘，在蘇聯受過布爾什維克的訓練，曾參加過共產國際機構的工作，獲得史達林的信任。一九四五年他向史達林建議成立共黨情報局，以加強國際共黨的聯繫。一九四七年九月底，蘇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波蘭、法國、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共黨在華沙集會，認為全世界已分為和平與反和平兩個集團，為適應此一情勢，遂於同年十月十五日成立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這一個冷戰體制下的組織，其總部就設在貝爾格萊德。當時，阿爾巴尼亞是南斯拉夫的附

庸，尚無資格直接參加情報局而由南斯拉夫代表。蘇聯且曾默許南斯拉夫可任意處理阿國事務。

狄托是具有野心的人物，他很想想在巴爾幹從事擴張，他於戰後曾因凡尼日爾·圭里亞(Venezia Giucia)省與義大利齟齬，也垂涎過屬於保加利亞及希臘的馬其頓部分。不過，他擴張的第一目標就是毗鄰小國阿爾巴尼亞。早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八日，狄托就派波波維奇(Miladin Popović)和姆格沙(Dusan Mugosa)至阿爾巴尼亞，成立阿爾巴尼亞共產黨臨時中央，由霍查(Enver Hoxha)任總書記，實權則操諸聽命貝爾格萊德的索克斯(Koci Xoxe)之手。

大約是一九四七年前後，史達林提議與南斯拉夫組合營公司，開採南國石油，却提出很多苛刻條件。狄托事後回憶說：「按照蘇聯的計劃，南斯拉夫油田的價值，不能當作公司的股份；他(史達林)引出馬克思學說，以為油田是天然財富，沒有直接的社會價值」①狄托當然反對。但據吉拉斯(Milovan Djilas)事後(一九六二年)的說法，蘇聯當時曾經質問，為什麼南阿組成合營公司，而貝爾格萊德拒絕蘇南組合營公司？蘇聯也對南斯拉夫在阿軍中派有指導員，派遣專家協助阿國發展經濟，提出類似詰難性的質問②。那表示史達林對南國在阿爾巴尼亞所為已不放心。

一九四八年狄托倡議成立巴爾幹聯邦，那是經由保、希同意，合併阿爾巴尼亞成爲一個憲政共和國，史達林加以反對③。莫斯科也反對南派兵前往阿爾巴尼亞，以支援希臘共黨叛亂的計劃，指稱此事未與蘇聯諮商④。凡此，都是蘇聯反對南國吞併阿爾巴尼亞以向外擴張的表現。

在蘇南關係惡化的同時，南共也加緊對阿爾巴尼亞的控制。一九四八年二、三月間，阿共八中全會時，霍查曾被迫作自我批評。同年六月，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第三次大會，決議開除南共，改稱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總部移往布加勒斯特。十一月阿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改名爲阿爾巴尼亞勞動黨(Albanian Workers Party)，霍查乃整肅索克斯，并清洗黨內的親南派。蘇聯及其他東歐國家，開始經援阿爾巴尼亞，一九四九年二月，阿獲准參加「經濟互助委員會」(COMECON)，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從成立時起，它就成爲華沙公約的成員國。

蘇南反目，霍查乘機鞏固了自己的地位，阿爾巴尼亞也由附庸的附庸地位，升成蘇聯的直接附庸，而巴爾幹形勢爲之一變。

一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黑魯曉夫曾擬將南共重新拉回蘇聯集團。一九五五年五、六月間，黑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企圖與狄

註① 德迪耶爾(Vladimir Dedijer)原著希賢譯「狄托自述」(Tito Speaks)，香港南風出版社，一九五四年七月初版，三三頁。

註② 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 with Stalin," Translated from the Serbo-Croat by Michael B. Petrovich (Penguin Books, Ltd, England, 1962), pp. 105-106.

註③ 「狄托自述」，五五一—六九頁。又保共領袖季米特洛夫(George Dimitrov)曾同情狄托的巴爾幹聯邦計劃，與其於一九四九年七月在莫斯科被毒殺有關。

註④ 「狄托自述」，六四頁。

托重修舊好。一九五六年二月蘇共第廿次大會，黑魯曉夫發動反史。四月十七日解散共產黨與工人黨情報局。六月間，狄托應邀訪蘇，發表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的聲明。就在同一月，狄托還訪問了羅馬尼亞，雙方發表了政府和黨的關係的聲明，消除了彼此間的芥蒂。一九五六年的下半年，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保加利亞議會和共產黨代表團、羅馬尼亞政府和工人黨（現共產黨）代表團以及前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現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團等，都曾赴南斯拉夫訪問。

同時在另一方面，從一九五三至一九五五年，蘇聯及東歐各國資本流入阿爾巴尼亞的已經減少。克宮反史以及蘇南關係改善，都使霍查的精神感受威脅。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間，蘇斯洛夫（Mikhail A. Suslov）等慫恿阿共恢復於一九四九年被判為狄托主義者的索克斯的名位，但為霍查所拒。因為他不能不考慮到南國對阿爾巴尼亞的野心，以及他個人的地位與安全。

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係并不穩定，不久又為匈牙利革命事件發生齟齬。同時，自克宮反史後，中共與蘇聯之間也漸呈分歧。中共對蘇共廿次大會黑魯曉夫的報告頗多批評，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第一次世共會議時，中蘇共黨理論與策略的爭論即已開始。其時，中共與南斯拉夫的關係不惡，當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一九五二年十一月由共產黨改稱今名，以下仍簡稱南共）將其新綱領草案公布，并分送各國共黨。這個綱領草案的基本精神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的十二國共黨「莫斯科宣言」相反。例如：「宣言」強調革命鬥爭，「草案」鼓吹世界和平；「宣言」鼓吹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草案」強調各個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為世界和平的根本條件；「宣言」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建設，重視物質力、生產力、軍事力，「草案」則重視達成社會主義建設目的的手段與方法，在制度上保證避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官僚主義和個人崇拜，逐漸限制國家和黨的任務；「宣言」指當前最大的危險是現代修正主義，「草案」指最大的危險是教條主義；「草案」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性質業已改變，因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也應有所變化。這也是與「宣言」精神對立的。

同年四月五日，蘇共致函南共，表示不派正式代表團僅派觀察員列席南共大會，包括中共在內的其他各國共黨也都如此。四月十八日出版的蘇共「共產黨人」雜誌，從同志立場，對南共「綱領草案」作理論性的批判。十九日南共第七次大會開始，雖將草案略加修正，但綱領的基本精神未變，以致各國共產黨觀察員曾演出退席的一幕。值得注意的是截至此時，中共對南共綱領草案未有一語置評。

五月五日中共突然發表「現代修正主義必須批判」一文，對南共發出轟擊的第一砲，事實上那也是發自共黨集團的第一砲。五月九日蘇共「真理報」跟進，對南共猛烈抨擊。而狄托反擊得最激烈的就是中共，指中共是藉反對南共，掩護它內部一連串激進政策的推行，并對中共的人民公社猛烈抨擊。狄托的話并非虛構，五月五日那天正是劉少奇在中共八大第二次會議中報告，提出四併舉（後由毛澤東加一個「洋法生產和土法生產同時併舉」而成為五併舉）的時候。中、南共間互相攻擊，導致彼此中斷國家和黨的關係，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南斯拉夫就成為中共對蘇聯指桑罵槐的出氣筒。

三

羅馬尼亞最初也是蘇聯的忠實附庸。一九六〇年六月羅馬尼亞工人黨（現共產黨）第三次大會時，黑魯曉夫於廿一日演說中，攻擊中共為教條主義，並散發長達八十頁的小冊子批判中共。中共代表團長彭真於廿六日在隨後召開的「兄弟黨」會議中散發書面聲明，斥責黑魯曉夫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開了一個極端惡劣的先例（其時阿共支持中共）。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起至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止，中共連續發表九篇文章，評蘇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的公開信，這就是有名的「九評」。

中蘇共間的公開論戰，傷害到蘇共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各國共黨也乘機提高自己的發言權。在前述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大會中，業已確定羅國全面工業化方針，而一九六二年六月「經互會」第十六次大會通過的「社會主義勞動分工的基本原則」及以後的「國際分工專業化」計劃，對羅頗為不利，羅乃加以反對而「我行我素」。一九六三年七月「經互會」第十八次大會，黑魯曉夫原擬提議成立超國家權限的執行機構，負責統一調整各會員國的經濟計劃及製定共同投資計劃，因羅共頭目喬治烏——德治（Ceoghiu-Dej）事先反對而告擱淺。一九六四年四月羅共「火花報」發表被稱為「主權宣言」的文件，宣稱羅馬尼亞有向獨自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權利。在外交上也標榜獨立路線。

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不同，它一直和中共維持着較好的關係，那多少有點對抗蘇聯的意義。然而，羅馬尼亞也一直不會和蘇聯發生過正面衝突。羅馬尼亞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會員國，可以向這個機構要求財政支援，其他東歐國家則否。齊奧塞斯庫也有和西方廠商合作的計劃，不過，只有少數幾家美國、西德和義大利廠商有興趣參加。在吸收西方資金的努力失敗後，羅馬尼亞就又逐漸向蘇聯的經濟軌道靠攏，而一度傾向西方的對外貿易，又轉成為西方和蘇聯平分秋色的局面^⑤。

四

一九六八年捷克的自由化運動，南、羅均予支持而反對他國干涉。同年八月上旬，狄托親訪布拉格，齊奧塞斯庫繼之於中旬往訪，十六日羅捷簽署新的友好條約，規定「締約國一方，一旦遭受任何一國或國家集團攻擊時，另一方立即給予包括軍事在內的援助」。八月廿日深夜廿一日清晨，蘇聯率華約五國軍隊入捷，用坦克車壓平了自由化運動，惟有羅國軍隊未曾參加。阿爾巴尼亞自一九六二年以後，實際已退出「經互會」和華約組織。

蘇聯侵捷，南羅同聲譴責，對於布里茲涅夫的「有限主權論」，尤感深惡痛絕。阿爾巴尼亞於九月間經議會（人民大會）決議，正式退出華沙公約。中共則於八月廿三日經「人民日報」，斥蘇聯墮落成「社會帝國主義」。當日晚，周恩來參加羅駐平使館舉行的羅國解放廿四週年紀念招待會，在講話中指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表示堅決支持羅國對抗外來的干

註⑤ 參閱海格(Robert A. Haeger)作「蘇聯的東歐帝國現況」，原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七三年十月廿二日)。

涉與侵略。九月十七日，毛、林、周致電霍查和謝胡（M. Shetu），支持阿國退出華沙公約，聲言「一個反對美帝、蘇修的歷史新时期已經開始」。這意味着中共的對外鬥爭策略行將改變。十月一日中共駐捷使館邀請南斯拉夫駐捷官員參加其偽「慶」紀念活動。這四個（南、羅、中、阿）赤色政權，是由於恐懼本身成為捷克第二而彼此接近，但阿爾巴尼亞却不願與南斯拉夫「雞兔同籠」。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共與南簽署貿易協定。一九七〇年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中共不再抨擊南斯拉夫為現代修正主義，且迎合南共，侈言和平共處五原則「應該適用於一切國家，而不管它們的社會制度是相同的還是不同的」^⑥。中共在策略上作了靈活的轉變，不曾料想到却因此疏遠了它的難友——阿爾巴尼亞。

關於中共和阿爾巴尼亞關係的改變，不像外間傳說的始自尼克森訪問北平，事實上那始自一九六八年，主要的癥結是對南斯拉夫的態度。根據今年七月廿九日阿共和政府致中共的公開信，一九六八年時，阿國防部長巴盧庫（Befir Balluku）率團訪平，要求中國軍援，俾加強其防衛能力。周恩來率直告以像阿爾巴尼亞那樣的小國，不需要重裝備，中共即使予以援助，阿也不能抵抗美蘇侵略而自保。周稱阿爾巴尼亞唯一可採的途徑是從事游擊戰，同時他還要求阿與南、羅締結軍事同盟^⑦。這是阿爾巴尼亞所不能答應的，而巴盧庫本人也於一九七四年被整肅。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狄托依次訪問蘇聯、北韓和中共，阿共突於七月九日即狄托動身前夕，在「人民之聲報」發表題為「革命的理論與實踐」的社論，對中共「三個世界」理論大加抨擊。同月十二日阿駐平使館將這篇社論全文分送給在平的若干外國使館及記者，八月十五日再度分發。狄托於八月卅日抵平，九月二日阿使館又將一九六三年黑魯曉夫訪南時，霍查在「人民之聲報」抨擊蘇共再度接近修正主義的南斯拉夫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分發，使正在熱烈歡迎狄托的中共十分尷尬。由於阿爾巴尼亞的不斷抨擊，中共於今年七月七日照會阿國，停止援助并撤退專家。阿則於同月廿九日發表前述公開信，并印成小冊子於三十日在北平向西方使節及記者散發，時間又選在華國鋒前往巴爾幹的前夕。

五

去年狄托的中國大陸之行，據黃華的說法，這是毛澤東生前決定要邀請的。毛說：「我們也要歡迎狄托來訪問，反蘇狄托有經驗，可以向他學一些」^⑧。狄托那次在大陸訪問的最終日程是參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然後從烏魯木齊搭機返國。那裏是中共反蘇的最前線，要狄托到那裏去看看中共反蘇的準備和決心，自然含有深意，然而那次狄托東方之行的第一站却是蘇聯！

狄托在北平時，華國鋒在對他的歡迎詞中，照例鼓吹反霸，抨擊超級大國爭奪霸權要導致世界大戰，又強調「三個世界」理論

註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共「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出席南駐平使館酒會時所講。

註⑦ 該公開信內容請參閱日本「每日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第四面。

註⑧ 一九七七年七月卅日，黃華在北平「外交部」禮堂向中共幹部的講話。

，聲言要加強同不結盟國家和第三世界的團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此外，他還揚言要堅決支持南斯拉夫的不結盟政策，堅決支持南斯拉夫人民維護獨立和主權，反對外來侵略和顛覆的正義鬥爭^⑨。

所謂外來侵略和顛覆，自然是指蘇聯而言。狄托也確實對自己身後蘇聯會不會向南斯拉夫動手頗為警惕，那是他願與中共表面勾搭的原因。不過，他在對華國鋒的歡迎致答詞時，曾說：「我們之間的差異不應影響彼此的合作」。這表示他在強調合作時沒有忘記彼此的差異。再則，他雖承認和平還沒獲得保障，但又認為「戰爭并非不可避免」^⑩。

狄托在莫斯科與平壤，都和對方發表了聯合公報，但和中共的會談，則沒有公報發表，想來就是意見不一致的表現。

說狄托想對莫斯科和北平保持等距離，也許并不恰當。但像狄托那樣連史達林都無法對付、美國用多少億美元也沒法買動的人，華國鋒是絕難把他拉近北平的。

此次華國鋒當着狄托的面，特別強調同不結盟國家的團結。因為狄托是不結盟運動發起人之一。一九六一年九月，廿七國首腦在貝爾格萊德召開了第一次不結盟的高層會議，今年七月廿五日至廿九日，八十六個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又在貝京舉行。不結盟國家大都屬於第三世界，透過南斯拉夫向不結盟國家也就是向第三世界加強統戰活動，也是華國鋒此次前往巴爾幹訪問的目的之一。中共「三個世界」的鬥爭策略，是以第三世界為重心，狄托和齊奧塞斯庫都可在第三世界活躍，華國鋒歸途順道往訪的伊朗，則是第三世界中的產油大國。華某此行，乃是中共第三世界統戰外交活動的一部分，而不結盟會議可以看作第三世界中比較具有廣泛性的組織，中共是不會放過的。

過去，有施亞努做中共的代言人，可在不結盟會議中與蘇聯的代言人古巴彼此爭吵。如今，施亞努銷聲匿跡^⑪，古巴却依然留在不結盟會議中。但由於蘇聯和古巴最近在非洲的行動，引起非洲穩健國家的不滿，摩洛哥等對古巴大肆攻擊。甚至狄托也說：「不利於不結盟運動團結的各種壓力，正在加劇。我們目睹，非洲等不結盟世界的極端重要的地區，呈現了新形式的殖民力量，或對集團的依賴、外國的影響和支配。我們應當團結起來，抵制這類圖謀」^⑫。這些話顯然含有抨擊蘇聯和古巴的意味，但他并未指名。外長會議并未能排除古巴於運動之外，且決定第六次不結盟高層會議將於一九七九年九月三日至七日在哈瓦那舉行，據悉將有三十個左右的國家杯葛此次大會。不結盟運動已瀕臨瓦解，中共與蘇聯都想加以利用，只有加速其分裂、瓦解的過程，而中共要想透過不結盟會議反蘇，怕也不很容易。

註⑨ 「新華社」(一九七七年八月卅日)北平電，香港「文匯報」(同年八月卅一日)第一版。

註⑩ 蘇聯「和平與進步」電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廣播，內容係根據西方報導。

註⑪ 本次外長會議中，北韓外長許淡宣讀金日成的祝詞，內容幾與狄托的講詞相同，均暗對蘇古在非行動加以指責。但北韓現尚不能自為中共的代言人。

註⑫ 狄托在外長會議的開幕詞，見香港「文匯報」(一九七八年七月廿六日)第二面綜合路透社、美聯、法新各社的報導。

六

齊奧塞斯庫是中共與美國勾搭的牽線人，他本人曾於一九七一年到中國大陸訪問。今年五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再度訪問中共。在十五日的歡迎宴會上，華國鋒斥責霸權主義，指它們的爭奪，總有一天會訴諸武力。并且強調：「我們將一如既往，把中羅友誼繼續推向前進，在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鬥爭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我們將永遠同你們在一起，併肩戰鬥，共同前進」^⑬。齊奧塞斯庫講話時，則避免過分調華某，更絕口不談「併肩戰鬥」。十九日他在答謝宴上致詞稱：「各國人民都有掌握自己的財富和命運，並且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願望，適應合作與和平的普遍事業的需要而自由發展的神聖權利」。而華國鋒那天講話時，又不厭重複地說：「今後，我們仍將遵照毛××和周總理生前的教導，不遺餘力地繼續鞏固和發展中羅兩黨、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在反帝反霸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將堅定不移地繼續同英雄的羅馬尼亞人民站在一起，緊密團結，併肩戰鬥，共同前進」^⑭。細察雙方語氣，彼此差異有如涇渭分明。

依照近年來的習慣，每逢夏季，布里茲涅夫等到克里米亞度假，趁機分別邀請東歐國家領袖前往晤談。今年齊奧塞斯庫行前於八月三日在布加勒斯特演說中，對中蘇共對立的深刻化極表憂慮，力言彼此緩和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蘇共「真理報」則於五日揭載亞歷山德洛夫的文章，抨擊「中共繼續保持其好戰的本質」。其他東歐國家對華國鋒巴爾幹之行亦頗為警惕。九日齊奧塞斯庫抵達克里米亞與布里茲涅夫會談，葛羅米柯亦應召由莫斯科趕來參加，這是布里茲涅夫與東德的洪涅克、波蘭的季勒克、捷克的胡薩克和匈牙利的卡達爾會談時所沒有的現象。依「塔斯社」報導，布、齊二人曾就以經濟為中心的兩國關係、核子裁軍的推進、「低溫」的繼續等國際情勢交換了意見，惟報導中不曾提及中共問題。布里茲涅夫與其他東歐國領袖會談時的報導，均曾提及中共並加以抨擊。布、齊會談報導未提及并不表示未談及此一問題，它所表示的是雙方對中共態度的不一致。

由上述種種看來，說羅馬尼亞要在北平和莫斯科之間保持中立，倒有幾分近似。總之，南斯拉夫不會為了中共而放棄不結盟政策（它不會與中共結盟），羅馬尼亞不會為了中共而放棄自主路線（它不會聽中共擺佈），這種基本形勢不可能改變，則華某巴爾幹之行，其成就是極有限的。

七

八月十六日華國鋒抵達布加勒斯特，據說他受到幾乎同布里茲涅夫相埒的歡迎。不過，莫斯科電台在廣播中指出，齊奧塞斯庫於當天的歡迎宴會中，強調羅馬尼亞一貫地爭取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友好與合作關係的發展。并且聲稱，停止軍備競賽、制定裁軍

註⑬ 「新華社」（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五日）北平電。

註⑭ 「新華社」（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九日）北平電。

措施，維護世界和平，是人類的理想也是羅馬尼亞人民的理想^⑤。在中共「新華社」和「中國新聞社」的電訊中，沒有「所有社會主義國家」「裁軍」等字樣，但也記述了他所說的：「各國人民愈來愈強烈地要求在和平與安全的環境中自由獨立地發展自己」。齊奧塞斯庫指出「由於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傾向的加劇，由於在世界各地推行統治政策，世界範圍的矛盾正在尖銳化。這些現實使得今天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聯合各國的人民的力量，需要為緩和國際生活中的緊張、為廢除強權政治和干涉別國內政的政策、為繼續發展緩和、合作與和平的進程而採取堅決的行動」。他提到目前歐洲集中着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武庫和軍隊，又說「所以我們十分關心在本大陸建立一個安全與和平的氣氛」。他也曾聲言：「今天任何一個問題都再也不能只是由幾個國家來解決了，確保世界和平與安全只能是各國人民鬥爭的成果，所有國家——不管大國、中等國家或小國——積極參加國際生活的成果」^⑥。

華國鋒在那次宴會的講話中，表示「歐洲人民普遍珍視和平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照例抨擊「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到處伸手，不斷對一些國家進行滲透、顛覆、侵略和擴張」。鼓吹「面對着新的戰爭危險，……我們堅決反對他們發動戰爭。但是，如果他們硬要把戰爭強加於人民，我們也並不害怕」。「勝利必定屬於敢於鬥爭的人民」^⑦。

強調「和平與安全」和鼓吹「戰爭」是不同的，而「統治政策」和「霸權主義」含義也並不完全一致。華國鋒訪問完畢，於十八日晚發表共同聲明，除聲言加強雙方團結並增進和發展經技文教等合作外，在國際問題部分未觸及中（共）蘇對立問題，僅稱「他們（齊奧塞斯庫和華國鋒）談到在世界上重新劃分勢力範圍傾向的加劇，新的戰爭的危險，各國人民對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反對任何形式的統治和發號施令，以及爭取捍衛民族獨立和主權的鬥爭」^⑧。

聲明僅稱反對任何形式的「統治和發號施令」未提及「霸權主義」字樣，顯見華國鋒已遷就齊奧塞斯庫的意見。這種情形讓我們回憶起一段往事。一九六六年四月狄托訪羅，廿三日發表聯合公報，宣稱每個共黨都有「絕對權利根據其本國的具體條件以及馬列主義原則，獨立決定其本身的政治路線和活動方式」。同年五月七日齊奧塞斯庫在羅共成立四十五週年（五月八日）紀念演說中，抨擊過去第三國際領導的錯誤，語意中對蘇聯頗多不滿。五月十日布里茲涅夫趕往布加勒斯特加以安撫。六月十六日周恩來則前往羅馬尼亞進行挑撥。據當時西方報導，同月廿三日晚的「友好」集會中，因齊奧塞斯庫堅持周恩來的講稿中應避免攻擊蘇聯，否則集會將停止舉行。彼此爭執使集會延遲了兩小時以上才開始，最後周恩來屈服，僅作了廿分鐘沒有講稿的演說。翌日，周恩來就轉往阿爾巴尼亞。廿六日阿總理謝胡在一次歡迎會上指摘，在馬列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的生死鬥爭中，有些人假裝中立，那只對現

註⑤ 莫斯科廣播電台（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播「羅馬尼亞總統強調發展羅與其他國家友好合作之關係」。

註⑥ 「新華社」（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布加勒斯特電及「中國新聞社」（同月十七日）北平電。

註⑦ 「新華社」（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布加勒斯特電。

註⑧ 「新華社」（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布加勒斯特電。該社僅發表公報形式之電訊，外電稱之為共同聲明。

代修正主義有利。他雖未指名，但顯然是代替周恩來抨擊羅馬尼亞^①。事隔十二載，華國鋒訪羅後的共同聲明仍不得不遷就羅馬尼亞，可見各方態度基本未變，變的是阿爾巴尼亞已與中共翻了臉。儘管如此，又儘管僅見之於中共的報導，華國鋒在羅京講話中提到了反霸鬥爭，而蘇聯認為反霸鬥爭就是反蘇鬥爭的同義語，並對華某巴爾幹之行不斷猛烈抨擊，指其任務在煽動反蘇。但蘇聯的攻擊也只集中於中共而不傷及羅馬尼亞，就更顯示出情勢的微妙。

廿一日「塔斯社」對中（共）羅的公共聲明（僅稱共同新聞）發表評論，指其就「緩和緊張、終止軍備競賽、中東情勢、北平對社會主義越南的威脅政策等重要問題，雙方均未表明立場，是值得注意的」。以暗示雙方對該等問題；意見並不一致。又指稱，共同新聞對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也完全未曾觸及^②。無異斥責中共已放棄其對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

八

華國鋒於廿一日上午抵達貝爾格萊德，有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團委員扎爾柯維奇等多人在機場歡迎，狄托則在總統官邸前院迎接。華某訪南時歡迎場面亦頗熱烈，乃為去年狄托訪平時所受盛大歡迎之答禮。

南斯拉夫不屬於蘇聯集團，狄托本人在當前國際共黨行列中，為少數尚存於人間的共產國際時代元老領導人之一（華國鋒僅能稱為初出茅廬），對蘇聯較少顧忌。但在廿一日的晚宴中，他仍不使用霸權主義字樣，而稱「必須在國際關係中消除一切形式的平等和支配主義」。他「贊賞」中共「對不結盟運動的活動所持的理解態度」，也說過「大國和軍事政治集團，也就是外國因素的爭奪和競爭，擴及越來越廣泛的地區，這給世界的不穩定帶來新的因素」，但不曾指名抨擊蘇聯和古巴，對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的爭執也未作深入探討。在提到團結和國際合作時，他重申他的見解是「尊重各國、各黨之間存在的差別，世界社會主義的進步才能得「到保證」。華國鋒的講話中，有「不結盟運動已經成為世界人民反帝反殖反霸鬥爭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正因為這樣，有人把不結盟運動看成是他們實行侵略擴張政策的嚴重障礙。他們力圖破壞不結盟運動的團結，改變它的方向，使不結盟運動從屬於他們的霸權主義目的。我們堅決支持南斯拉夫為維護不結盟運動的團結，堅持它的根本方向所進行的鬥爭」^③。看來，趁機向不結盟國家示好是可以的，但華國鋒對蘇聯的不指名攻擊，就是在貝爾格萊德，也還得有一定的分寸。

「塔斯社」對華國鋒的上述講話，立即斥為帶有「政治煽動、偽善的性質」。對他再度提到霸權主義，也指為其中隱藏着中共領導階層企圖使緊張激化及破壞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動機。該社對南斯拉夫將華國鋒講話原文照錄似表不滿，但南新聞社認為外國

註① 尹慶耀作「羅馬尼亞的『自主化』之路」。本刊第五卷第十二期（一九六六年九月號）八三〇頁。

註② 「共同社」莫斯科（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一日）電，日本「每日新聞」（同月廿二日）夕刊第二面。

註③ 「新華社」貝爾格萊德（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一日）電。

之間的相互關係，不會影響到那些國家和南國的關係而不接受批評^②。

華國鋒與狄托於八月廿一、廿二日兩次會談。據南斯拉夫官方的說法，他們已就加強雙方的政治、經濟關係作了具體的商談，對於國際情形也作了廣泛的討論。廿七日再作第三次會談，據稱彼此就當前國際情勢及發展兩國友好關係「廣泛而徹底」地交換了意見，雙方對進一步發展黨與國的關係表示樂觀，雙方對會談表示滿意。廿八日華、狄最後會談，承認雙方在國際問題上仍有歧異，但共申將盡最大努力謀求緊張緩和。惟事先南官方已表示，華、狄會談將不發表共同聲明。官方的解釋說，這并不表示雙方意見不一致，而是由於一九七七年八、九月狄托訪問中共時，也不會發表共同聲明的緣故（事後南官方通訊社僅發表長篇新聞）^③。這樣的解釋，顯難令人滿意，因為作為雙方外交理論基礎的三個世界論和不結盟主義，儘管可以彼此利用一時，但仍存着基本差異或許有時還會彼此牽制，這就會影響雙方意見難趨一致。

從上述狄托、齊奧塞斯庫、華國鋒彼此互訪的若干次講話中，可覺察到他們今年所講的，很多都是重複去年的舊話，這就顯示華國鋒的巴爾幹之行，不會改變那裏的基本形勢，甚至不會使得南、羅更疏遠莫斯科而更接近北平。

回憶一九七六年夏，美國在倫敦舉行使節會議時，國務院顧問索南費爾特（Helmut Sonnenfeldt）曾作報告，據傳他談到歐洲勢力範圍以及強國在各勢力範圍的特殊角色等問題。並謂美蘇之間已達成關於歐洲「責任地區」（Zones of responsibility）的諒解。這個「索南費爾特主義」雖經美國否認，但東歐難免疑慮，尤其是南斯拉夫。當時南斯拉夫報刊，連續發表文章予以譴責。同年四月八日南「人民軍報」的文章指「索南費爾特的『全球考慮』中有一部分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這就是維護一項衆所周知的即把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的政策，這一政策在過去給『大國』以針對『小國和弱國』達成協議和進行交易的權利」。文章強調說：「當涉及到捍衛自由與獨立的時候，我國不需要任何人的、當然也不需要美國的『保護傘』」。「南斯拉夫擁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地方衛隊和自己的人民，一旦需要，南斯拉夫人民將能够捍衛和保衛對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人民來說最神聖的東西」。同月廿三日南「陣線」雜誌的文章說：「所謂索南費爾特主義是專門要求在大國之間和軍事政治集團之間劃分勢力範圍的理論」。文章指出當代國際法是不允許建立勢力範圍的。又說南斯拉夫從來沒有允許過使自己被拉入任何「勢力範圍」。「勢力範圍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對主張劃分勢力範圍的人來說：不管他叫梅特涅、杜勒斯也好，還是叫索南費爾特也罷，都是如此」^④。

不願被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是南斯拉夫的一貫努力目標，內部整肅、間諜等的破獲乃至狄托身後的安排，都與此有關。其實，這也可說是羅馬尼亞的願望，從前引齊奧塞斯庫的講話中，可以清楚地體會得到。因此，華國鋒的巴爾幹之行，其意義必然不能

註② (R) P (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二日) 電據莫斯科廣播所作報導。日本「每日新聞」(同月廿三日)夕刊第二面。(C) 共同社維也納(同月廿五日)電，日本「每日新聞」(廿七日)第四面。

註③ 「日本經濟新聞」(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四日)夕刊第一面。

註④ 轉自「新華社」貝爾格萊德(一九七六年四月廿六日)電。

超越此一限度。

當然，華某西行，也不能說全無半點成就。中共和羅馬尼亞簽訂了「中羅關於建立中羅政府經濟技術合作委員會的協定」以及其他八個協定和議定書^②，這對於雙方的經技合作是有裨益的。中共和南斯拉夫的貿易總額去年是九、〇〇〇萬美元，預計今年可以倍增，到達二億美元左右。廿六日，雙方簽訂成立經濟、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協定及經濟、科學技術長期合作協定，今後這方面當然會有所增進。此外，蘇聯「真理報」於八月廿四日發表評論員文章，於敘述了中共代表團時常訪問北約和北約以外的國家，物色近代化武器之後，接着說：「不論是總理也好，副總理也好，或者是外長、參謀長也好，其外訪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瞭解被訪國家的經濟狀況，參觀其新武器，試探有無購入的可能性」^③。這話裏隱含着警告南、羅勿與中共軍事合作的意味，也就反證了華國鋒的巴爾幹之行，對蘇聯仍是一種有力的刺激。

不過，就實際而言，華國鋒到巴爾幹是去推銷反霸統一戰線，或者說是「倒火藥」。可是，他和狄托不曾發表共同聲明，雙方會談結果，却要致力於「緊張緩和」。他和羅馬尼亞的聲明中，也不能納入「霸權主義」字樣，這是不能稱作成功的。當然，在講話中，華國鋒真的提過霸權主義，可是他得顧到主人的態度，不能指名抨擊蘇聯。反觀蘇聯方面，八月廿六日的「真理報」引述捷共的「紅色權利報」文章，對華國鋒的巴爾幹之行大聲譴責，指稱巴爾幹人民不希望他們的地區再度變成火藥桶，特別是中共製的火藥。「真理報」自己也指摘中共頭目在旅行期間，不遺餘力地在周遭揚起陣陣沙塵，更確切地說，是揚起火藥^④。廿七日晚「塔斯社」報導，蘇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一項聲明，對布里茲涅夫在克里米亞與七個共黨國家頭目的會談表示贊同。政治局並攻訐北平實施「大國霸權政策」，公然將其政策奠基於日增的國際緊張情勢上。聲明還斥責中共運用各種手段，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破壞民族解放運動^⑤。蘇聯對中共指名攻擊毫無顧忌，且把「霸權」二字奉還給中共。

有人說，蘇聯和中共在國際間正在作包圍與反包圍的外交戰；也有人說華國鋒的巴爾幹之行，目的在編製反蘇反霸的包圍網。就事實言，蘇聯在亞洲已對中共實行包圍。外蒙親蘇、北韓搖擺（它對日本和中共間的「和約」不滿）、越南要倒向蘇聯，中共在南亞次大陸沒有朋友，西南亞却是親蘇的阿富汗，再就是與蘇聯毗連的邊界，並且有幾十萬紅軍駐守。蘇聯這項包圍是實質的，一紙日中（共）「和約」是突不破的（日本不會去對抗蘇聯，而且日本和美國都想拉攏中共的新敵人——越南）。至於在巴爾幹，南、羅隨時警惕蘇聯的壓力與野心，但它們不肯真正與蘇聯為敵，也不會真正與中共為友。它們與中共的關係是形式的，彼此利用，互張聲勢，但它們不會和中共同組反蘇包圍網。華國鋒此行改變不了南、羅的基本立場，也改變不了巴爾幹乃至東歐的基本情勢。換言之，中共在那裏拉不住新朋友，倒把一個舊朋友——阿爾巴尼亞丟掉了！

註② 「中國新聞社」北平（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一日）電。

註③ 共同社莫斯科（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四日）電。

註④ 法新社莫斯科（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六日）電。中央日報（同月廿七日）第版。

註⑤ 法新社莫斯科（一九七八年八月廿七日）電。中央日報（同月廿八日）第版。